《能斷金剛經》 第五十講

如此無我法兩個解了，第一、真如出現的時候，真如便稱為無我法。第二、佛講的經，教人修無我這種觀、這種法、這種 Teaching，這種法亦稱為無我的法。聽得到嗎？無我法呢，兩個解了。第一即是指真如。第二即是指什麼？教人修無我的那種經典，是不是？第二，解這個無生法了。無生又如何？萬物都是不生不滅的，如果是…。何謂生呢？以前沒有現在有謂之生。這個世界以前沒有你，現在你父母生了你便是生。如果那東西是有便稱作生；根本沒有生的，有沒有？世界上有沒有石頭人？沒有嘛。何解？沒有一個石頭人生它出來，無生嘛。聽得明白嗎？有生便會有，是不是？根本都不會有這東西生，又怎會有呢？觀呢？無我這種觀法，你已經認識了，無我觀。同一道理，作無生觀也可以的。

西藏人觀無生就最歡喜用這個生來觀，他問你：「一件東西，如果它已經生了出來，還生不生？」無生，是不是？已生的不生，它已生了還生什麼？未生的生不生？未生，那件東西還未生，生不生呢？未生的生不生？未生即是沒有出生，它都未生又怎會生呢？已經生了的又不生，未生的又不生，你聽得明白嗎？正在生的時候，生不生？所謂正在生的時候，即是有一半已經生了，一半未生，便稱為正在生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已生的又不生；未生的又不生；一半已生、一半未生，即是半個不生加半個不生，即是半個零加半個零，是不是等於零？已經生了，生等於零，是不是？生是 Zero。未生的時候，此生亦是 Zero。正在生的時候，一半已經生，一半未生，即是半個 Zero 加半個 Zero，是不是一個 Zero？都是 Zero？

半個無加半個無等於無，不會等於有的，生時亦不生。已生的又不生，未生的又不生，生時都不生，這個世界根本就無生。既然無生為何我們覺有生？沒什麼，即是你的眼痛，望去空中，空中都沒有花，你見到有花。一個人，腎虛的人，蹲下站起來見到滿天星斗。天上根本是沒有星沒有斗，你自己眼花，你自己神經衰弱見到滿天星斗而已，根本就沒有。本來世界上事事物物都無生，你覺得有生，你智慧的眼有病，你拋開它吧。聽得明白嗎？

已生者不生，未生亦不生，生時亦不生，三樣都不生，是故知無生；所以知道是無生。聽得明白嗎？無我就容易懂一點，是不是？無生就難一點。難一點。這即是說你的根性只適宜於修無我觀，不適宜於修無生觀，是這個原因。到了你修無我觀成立、成就的時候，同樣懂得無生的道理。條條大路通羅馬，你去到羅馬的時候，這條去是那處，那條去也是那處的。西藏人就是如此觀無生觀，如此他是很便利的，修止修到成功他便觀。一件事物，被著觀，未生的時候，它不會生，都還未生。已生的觀，如果它是已生的便不用生了，便不是已生。如果正在生的，半生半未生，兩個不生相加都是不生。所以生與不生，都是我們的無明遮蔽，根本是沒有所謂生的。是的，沒有的，生是無的。生是無的，其意識、其理論就是如此。這個是觀的程序。

第一就是觀已生；第二觀未生；第三就是觀正生時，這個程序。把此程序一路想。那個杯是如此，人也是一樣。已生又不生，未生又不生，生時亦不生。但我說這句話，生不生這句話呢？未說便是未生，未生的時候又不生；生了又不生；生時又不生，我這句話亦無生。釋迦牟尼佛在印度有沒有生呢？未生又不生，生了又不生，生時都不生。所以說釋迦牟尼佛在印度生，都是荒謬的，都是那些歷史家的錯覺而已，根本釋迦佛就無生。一路事事物物都如此，想到最後想得多便純熟了。一想想下去便覺得，覺得怎樣？說生是假的，無生

如何有生呢？便會如此，覺得什麼也無生的，連到時間又不生，空間又不生，一切事物都不生。

當下就如大地平沉，一切概念都全部沉沒，那時就出現一個新的境界，這種新境界確是如何？超過時間，超過空間，Absolute 的那種境界，稱為不二法門。相對謂之二， Relative 相對，就謂之二；Absolute 謂之不二。到那時候入了一種 Absolute 的境界，即是空性、真如、無生。當你多次出現，多次出現的時候，便稱為修習。所謂「修習」者即是修觀，在定中修觀。修得多你便會覺得整個真如擺在你面前，聽得明白嗎？

所以有些人聽到此說法，有一個葉文意的徒弟，亦是我學生，「咦」他這樣說，「便如催眠術那樣。」真的就如催眠術那樣，不就是催眠術那樣？催到純熟便覺得如此了。在理論上，那時候，在空性顯露的時候，這個便是你的本來面目。聽得明白嗎？不是怎麼明白；無我那些你便明白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觀這個無生，你觀無我好了。好了，講到此處。（新書二四六頁）無生法是指什麼？有個無生的觀，之後便顯露真如，稱作無生法，一個解。

第二個解是什麼？教人如何修無生觀的經論，便稱作無生法，兩個解。它說如果有一個菩薩，對於無我法和無生法，無我和無生之法，這種法裏面的道理獲得堪忍。「堪忍」；「堪」是能夠，「忍」者清楚的認識；能夠得到清清楚楚的認識。懂得解嗎？有個很清楚的認識。如果那個人能夠這樣做，他由此因緣；「是」者即此；由於這個原因，他所生的福聚，他還會生起一些無漏的福。「甚多於彼」，多過那個用七寶載滿三千大千世界去布施的。何解呢？解了，「釋其所以」。裏面分兩（三）段。（庚一）佛略標釋、（庚二）、善現問、（庚三）、佛答。

（庚一）佛略略標釋。「復次善現，菩薩不應攝受福聚。」他說，善現啊，菩薩不是說沒有福、不要福。菩薩要福，因為你不要福是如何？你無福是如何？你生生世世便做一個窮和尚，到了你成佛的時候，都沒有人施捨給你，你無福嘛。

所以你成佛的時候，你出現在世界上，你要怎樣？要有王子的身，還要很多弟子跟隨你。有福才可以，無福不可以，只有智慧而無福是不可以的。還有，你還要有一個報土，有一個報身佛。報土裏面猶如極樂世界，什麼什麼七重行樹，七重羅網，黃金為地等等。如此美的世界，這些是你有這樣的福才能變起的。菩薩都應該要，「攝受」即是去找，找很多的福聚。不過他所找的福聚是什麼？不是有漏的福，是無漏的福。為何是無漏的福？不是為了自己，不是滿足自己煩惱的欲望。不行，這些不行。而是為了度眾生，需要有此等福，無漏的福同樣是可以的。

所以有些人不懂，認為出家人什麼都不要理。什麼都不要理，你將來成佛的時候，誰來施捨給你呢？誰來理你？你去到參拜，人們也不理睬你，你無福嘛。所以一個出家人應該要做，大乘的要做很多事。有人打架，你可以去勸架。尤其是那些和尚，和尚你是出家人，你理那麼多事？大乘和尚要理。有人說要結婚你（和尚）可以為人證婚。甚至人們結婚要搬檯凳，我要一起搬，要這樣做才對。還有，有些人說和尚不應該存錢，小乘和尚就不應該存錢，一個錢都不應該存。大乘和尚呢？可以募捐很多錢的，不過他的錢不要放在自己錢包享受，要長存起來留待有用的時候用。他說菩薩不應該攝受那些有漏的福，其意思即是什麼？用七寶布施，想將來得到有漏的福報，不可以。他們大菩薩要無漏的福聚。

好了，（庚二），一七O頁（新書二四八頁）。善現問。「具壽善現即白佛言」，這個善現長老即刻對佛說。你說菩薩不應攝受福聚，我不是很懂得解了。「云何」即為什麼？為什麼菩薩不應該攝受福聚呢？你上文又說菩薩要很多福，你又說菩薩不應攝受福聚？佛便答了，「善現，所應攝受不應攝受，是故名為（說名）所應攝受。」這句最難解。這個的意思即是什麼？為了貪求自身的利益而去修行、去攝受。

「攝受」即是想得到，想得到的福聚，這些福，「所應攝受」，是世人所認為應該要攝受的這些福聚，就「不應攝受」，一個菩薩就不應獲取這些福聚的，「不應攝受」。懂得解嗎？「是故名為（說名）所應攝受」，這就稱為所應攝受了。世人所認為，為了你自己而修行所得之福，菩薩不要這種福，此謂之菩薩所應該得之福，即是應該得那種無漏的福。明白嗎？我看我這處解它的，「不貪求自體等故而修福業」。「自體」即是自身，他自己本身；不因為貪求我自己本身的所得而去修福業。「但為當來成佛」，菩薩之所以修福只是為了；「但」即只是為了；只是為了什麼呢？將來成佛的時候，能有力量可以現出受用身，即是報身；變化身和受用土等等，利樂眾生，「利樂有情」。為了這樣而去到修福，這樣應該要修。他所招無漏的福聚，是為「所應攝受」。

為了將來現身淨土而修無漏的福聚，是菩薩所應攝受的。這個解什麼的？「故名為（說名）所應攝受」。是解下面的「所應攝受」而不是解上面的，一開始的「所應攝受」。第一個「所應攝受」是指眾生為了求個人利益而「所應攝受」。「若為貪求自體等故而修福業」者，「所得福聚便成有漏」，這些有漏就不應攝受了，此即上面的「不應攝受」了。有漏世人所攝受的有漏福聚，「不應攝受」。應該是這樣解的。下面講的便是無漏福聚就應該攝受。以上是一個問題完了，是不是？下面我多講一個問題。

（丁十五）、釋有情不得見佛之疑。於是有些人便懷疑，佛的身是無相的。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」，這個人便是行邪道了，就不能見佛。而且修行你想成佛是要修無相的因，然後才得無相的果。佛既然是無相的，眾生便沒有辦法見到佛了，誰能見到無相的東西？「不得見佛」了。這處其實我們自己解了，佛的法身是無相的，受用身是很好相的，變化身都是有相的。二千五百年前的印度王子，是一個變化身，都是有相的。那個在釋迦佛報土裏面的報身就更加光明，更加好相。我們懂得解的了，不過儘管讀讀它。「復次善現，若有說言，如來若去，若來，若住，若坐，若臥，是人不解我所說義。」這句話是怎樣？它說，善現啊，如果有一個人，他說如來有時是會去的，有時是會來的，有時呢？停止站著的，有時呢？會坐的，有時是會睡覺的。這即是有相了，如果那個人這樣想，這個人便不了解我的意思。何解？那個是假的佛，不是真的佛。真的佛是怎樣？無去、無來、無住、無坐、無臥的。這句話解呢？本來若去、若來，是如來會到處走而已，行住坐臥的意思。但是古人解釋得很妙，去、來。

你看看它，一七三頁（新書二五O頁）倒數第二行，古人是這樣解釋它的。此中若去若來的「若來」是如何？佛成道就稱作「若來」；「若去」者入涅槃的時候便說是「若去」；「若坐」者即說法利生的時候坐著，便稱為坐；「若臥」是入滅的時候右脅而臥，便稱為臥。它說，化身便有這些相，自性身即法身是沒有這些相的。如果有一個人說如來會有去、有來、有住、有坐、有臥呢，這個人便不了解我所說的道理了。「何以故？」為什麼呢？「善現，言如來者，即是真實真如增語，都無所去，無所從來；故名如來、應、正等覺。」它說，善現啊，所謂「如來」兩個字，即是 Tathāgata，「如來」。「如來」兩個字作何解？很多解法的。「如來」普通有很多解法，但這樣解最好，「如」是已經證了真如，證了真如之後「來」化度眾生。有些人說如來是什

麼？真的如來是什麼？即是真正的真如。如此如來真如都有假的嗎？現在我滿口講真如，這個真如便是假的，這個是什麼？這個只是真的 Concept，聽得明白嗎？不是真的真如。

譬如我說…。譬如我說「火啊，火啊。」火是會燒東西的。我說「火啊，火啊。」這個不是真火，如果真的火已經燒我的口了，是不是？實在我講一萬聲也不會燒我的口，可見不是真實的火。我叫，「如來啊，如來啊。」你講一萬聲如來，那個也不是真如來。換言之，你一味念南無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整天阿彌陀佛，阿來阿去都是什麼？幾個聲音而已。由此念南無阿彌陀佛來令你的心，就如九種住心，無形中入了定。在裏面又可以修觀，知道這個如來的身，本來是無相的。極樂世界坐著的如來是有相的如來，都是假佛來的。我現在依他假佛所講的教法，現在我去修行，我將來一定成佛。不過在尚未成佛之前，我將死了，死了要找一個過渡時期要住的地方，便去極樂世界吧。了解這樣。

如此漸漸地進步。如果一味念阿彌陀佛，只是想找一個，在西方極樂世界找一個位置坐坐，這種人必定不能去得到。何解？阿彌陀佛是給那些發了大菩提心的人，那些菩薩生的。你菩提心都未發，你念阿彌陀佛只是想保佑。有些人是想保佑生意興隆，有些是想保佑「我的兒子多賺一些錢」。如此地弄，是找佛的麻煩，如此不只不生，一定不靈的。

同學：「保佑中六合彩。」
老師：「他所謂如來，真的如來就是法身，法身是什麼？」

真實的真如，不是口講的真如。真如是怎樣的？真實真如是不能講的，

但我們可以增加；「增」即是 Add，加；加一個 Language，加一個 Word，Word，加一個 Word 來到表示那真實真如。聽得明白嗎？實在這個真如都無去來，永恆的，無去無來，都無所去的。你看見如來臥著涅槃、去了，其實他並未有去到。何解？這個是假佛來的，真佛並沒有去到。那他是有來的。真佛並沒有來到，來那個都是假佛來的。同一道理，佛有沒有生呢？真佛並沒有生過，生那個是假佛，有生那個是假佛。有沒有滅呢？真佛根本沒有滅，既無有生又怎會有滅呢？有生然後才有滅。

所以人們觀，只要觀無生便可以，不用觀無滅的。沒有生又那有滅呢？所以就觀無生，不生自然就不滅。既然不生又不滅，根本這東西必然是無相的了。既然無相，那裏有垢有淨？有相然後有垢有淨，你的手很邋遢，「垢啊。」「啊，他的衣服很乾淨。」淨。有相然後才有垢有淨，都無相又怎會有垢有淨呢？又無垢無淨，加一點、減一點，行不行？有相才能加一點，是不是？銀紙是有相的，你多弄兩張便是加。它都無相又加什麼？不能增。你說減，不能減，有相才能夠減。聽得明白嗎？我的頭髮現在減了很多，老了。有相才能夠減，無相能不能減？虛空如何減？不能減。減在那裏？不能減的。明白嗎？這個真如，佛的真身，不生不滅，不垢…；沒有生、沒有滅、沒有垢、沒有淨、沒有增、沒有減。都無所去，亦無所從來，因為這樣，故名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所以稱作如來，所以稱作應、正等覺。如果是有去有來的，便是假佛。

下面，一個懷疑了，第二個懷疑呢？留待下一次了，二十七個懷疑便完了，是不是？

同學：「還有兩個。」

老師：「嗄？」

同學：「還有兩個。」

老師：「啊，還有兩個。剛剛多講兩次。」

同學：「這便是二十五了，」

老師：「講完二十五之後，還可以講一些其他的，解答一下你們問的。」

同學：「羅教授，通常人們講福慧，那一個先？」

老師：「嗄？」

同學：「是有福才有慧，或是有慧才有福？即是福是先修才有慧，或是有慧才能種到福。」

老師：「慧呢，你可以說是由福來修慧，沒有慧他便是福不夠了，是不是？福可說是廣義的福，把慧包在內。但慧是不能包涵福的，是不是？有些有慧但不夠福的。但慧可以令你得福，是不是？有福就可以同時有慧，但有慧可以指導你。一個人沒有福是不行的，無福是不行的。」

同學：「慧重要一點。」

老師：「嗄？」

同學：「我認為慧重要一點。」

老師：「慧…。」

同學：「…福大一點。他有慧就必定有福的，慧就大一點。」

同學：「雖然有福就可以有慧，但慧還是最重要。智慧…。」

老師：「成佛就一定要智慧，但是他如果有慧，你亦可以說他福氣夠，是不是？即是夠到有智慧者，你便有福。都可以。但凡這些東西的人…。」

同學：「羅教授，人必定是生有滅，生死很平常。整天在說生死事大，是有這種人的。」

老師：「啊，你講生死事大，生死是很平常。但生死雖平常，人生必有死。你死了之後，如果你『蒙蒙昧昧』地轉下一世，轉下又一世，隨業流轉，不由自主。你便不知何時才有機會可以再修行，所以生死的時候，看起上來像是很輕鬆，但是很難。而且中國古人有一句詩，「艱難唯一死」，一個人最難便是死。何解？「死有重於泰山」，不要隨便死。但一要死起來，「死有輕於鴻毛」，還比鴻毛輕，看看得其所或不得其所。」

老師：「你自己看也懂的，有一份東西，我叫他影印，他又不拿去影印。」

同學：「剛才所講，即使始終要生死輪迴，不要走去三惡道。」

老師：「是的，是的。」

同學：「你應該要走去三善道。此所解生死事大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老師：「是的，要把握著這個機會。見道的時候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這句話很多人解歪了的。」這句話是這樣的。這個覺玄（永嘉玄覺禪師），他走去見六祖。見六祖的時候，右繞三匝，拿了支禪杖豎在六祖面前，像是很有涵養的。六祖馬上問他：「你從何方來？生大我慢。」像是很威風的對著我。他於是…，這個玄覺便說：「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」他說：「我不知來世如何？所以我趁今世修行來到覺悟，所以我事事要很鄭重、很小心、很謹慎、很嚴肅。所以我今天來見你，也是一個很嚴肅的態度。」是這樣解的。如此六祖便回答他：「何不體取無生，了此無速（了無速乎）？」你說「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」。何不，「體」是動詞，即直接經驗。何不直接經驗，如在定中直接經驗那個無生的真如。「無生」是指真如。「體取無生」即是證得真如。「了此無速」，了解亦是認識，認識這個「無速」。有去有來才有速，真如是無去無來。你了解這個無去無來的真如，你何不這樣做呢？你去做，修行吧。為何講那麼多？你跑來問什麼？那個玄

覺：「體即無生，了即無速（了本無速）。」很多人不懂解這一處。能夠體會無生的這種力，體會這種力，便是無生真如的顯現嘛。體是用來的，無生是體，這個用者是體上的用，在用處把觸，便是了解真如。這個體是動詞的體，這個體就是無生真如了。

「了此無速」，你六祖教我了解這個無速的真如，我去了解這種力，就是這個了解的作用，其本質就是真如。這個很明，體便是無生真如，不用你去找尋的了。六祖說他對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你如是，我亦如是，這個意思。弄清楚了。玄覺便說：「我走了，我只是想勘勘我的見解對不對。你現在說我對，我走了。我告別了。」他便說：「善哉，你留此一宿吧。」那用走得那麼快？在此過一晚夜才走吧。他說：「好的，既然你留我過一晚夜，我便過一晚夜吧。」如此他便留宿一宵，明天才離開回鄉。

同學：「永嘉禪師。」

老師：「永嘉嘛，此稱『一宿緣』。住了一晚，講了兩句話。」

同學：「自從頓悟了無生，一切榮辱何憂喜？」

老師：「後來回去做了一首〈證道歌〉。」有人，現時日本人，考證說〈證道歌〉是假的，不是他作的。怎知呢？要找出玄覺來問是否你作？「有些人說是假的。」日本很多東西不假又說是假的。假，固然你說它假便對；但不假，都說它假又太過份了。很多東西都說是假的。連龍樹菩薩的《大智度論》都有膽說它是假的，日本人啊。

現在你們受菩薩戒的那本《梵網經》，大吹大擂說它是假的。中國那麼多法師都受梵網菩薩戒，他說它是假的。不過這本《梵網經》是值得懷疑的，講菩薩戒當然最好的是這部《瑜伽菩薩戒》了。記住，記住，你們聽過之後，

以後解《金剛經》，你們一定應該要依我這個辦法去解。你不要以為「羅先生，你會否荒謬了一點？」絕不荒謬，何解呢？如果你說是荒謬，有幾個人負責。第一，世親菩薩負責，二十七個問題的解答是世親菩薩的《金剛經注釋》講的。世親又能否負責得起呢？都還認為他不行，要找一個最高的。彌勒菩薩，世親是依據彌勒菩薩解《金剛經》的頌文、偈頌來到做的，來到分析這二十七疑的。彌勒菩薩總可以負得責。如果你要罵，你就不要如此大膽罵我。你罵彌勒菩薩，可能治你五百劫都成不了佛的。是的，你要罵不是罵我，你罵彌勒菩薩，擔不起的，這個是擔不起的。彌勒菩薩講在先，世親跟著來正正式式地分析。

世親之後，傳來中國便是北魏的菩提流支，把世親的注釋譯為中文，於是中國人然後用這個分析來解。梁武帝的時候，傅大士，傅翕，他的解差不多就是用世親的解。他在每一解之後，他都有「彌勒說」，是這樣的。你看看那本書，什麼彌勒說，把彌勒那首偈念出來。傅翕是拿著一個「測板」來唱的，他唱經的，就如現在的「講古佬」（說書人）唱下、彈下、唱下。梁武帝請他來講的時候，問他：「你需要些什麼呢？」他說：「什麼也不用，拿個拍板給我便行。」拍板是什麼？即現時的「測板」，「測測測」那些。你們很多人在這裏出世，你們未見過。我們以前在內地就見過什麼？打「測板」來唱歌，「測測測」來到唱的，你應該見過的。打「測」你見過不？你去過北京旅行，就不可不看這東西，名為什麼？打梨花溜（梨花片），又稱梨花落。梨花落即是什麼？乞丐拿著一對「測板」，即是兩塊片，「測測測」低著頭打的。老太爺又如何如何好，少爺怎樣好，祝你如何長壽，老太爺又如何長壽，少爺如何科舉得意，如何這樣那樣，一句句的。今年又升官，明年又發財，打著「測板」一路地念、念、念，一路很有韻味地唱的，稱為打梨花落。我們去北京旅行的時候，拿什麼呢？只拿三個銅板，那些打梨花那些人，他拿著「測板」。

「來吧，收銅板，來打吧。」看完還不夠，再看，再來多一個銅板，他又在打了。

現在電視上或許還有這些，這些稱為「測板」，我們廣東人謂之「測板」，「測測測」的。他問我要什麼？我說要「測板」便可以。我便給他「測板」，他便唱了。現在有一本書流傳，在藏經裏面，你讀藏經便有了。傅大士那套《金剛經》不知稱之為什麼的？他解的《金剛經》，他注解的。有的，我記起了，《大正藏》嘛。他們用彌勒的解，每解一段，每唱一段，他便之後「彌勒說」。什麼乜乜出來的。菩提流支把它翻譯了，傅大士就講，拿來講。到了唐朝，兩個法師，兩個三藏法師譯。只有一個三藏法師譯，玄奘法師沒有譯世親的注，那個義淨三藏把彌勒的頌，頌文，世親的解釋翻譯出來了。不過那首頌他不說是彌勒做的，說是無著做的。義淨說是無著做的，而那個菩提流支就說是彌勒做的。大概可能是，無著和彌勒是兩位一體，彌勒沒有拿筆來寫書的，全部都是無著寫的，所以你說是無著或彌勒都是一樣。

所以你現在應該要什麼？解《金剛經》，人家一個大菩薩，難道會解錯嗎？我們就會解錯。而這些人，世人多數是不長進。「啊，你不要說我不長進。」我應該罵他不長進，我罵是有功德的，要把這些不長進的人罵過。那些人用什麼呢？用昭明太子所分的，一開始便一分，二十多分。這個是「法會因由分」；第二分是什麼「善現啟請分」，如此把它來分。這個凡夫，無福無慧的昭明太子。福是無福，他做太子但做不到皇帝便死了，比父親先死已經是不夠福了；慧就更加不夠慧了。這個福慧不足的人，來到分段，以後就人人用他的分段。

於是《金剛經》的注解有百多種，百多種幾乎可以說，我老師說的。我

的老師，大家稍為多讀點書，你會知道廣東有一個…。不對，中國有一個陳寅恪，陳寅恪說的，他說中國人解《金剛經》無個不錯的。他把梵文《金剛經》來對讀過，全部解錯的，全部解錯。不過亦有不錯的，沒有解錯的都有，有兩本不錯。中國人寫的，一本是窺基法師的《金剛般若經述贊》或《金剛般若經贊述》，贊述、述贊都有人用。第二本呢？是宗密禪師的《金剛經疏》（《金剛經疏論纂要》），是沒有錯的。何解？他為何沒有錯？宗密禪師，人人說他大名鼎鼎。他全取窺基的分法和內容，對窺基的卻隻字不提。佛門也有這種事情的，有這種事情的。但他沒有錯，《金剛經疏》。《大正藏經》裏面兩部都有，兩部都有。陳寅恪先生說呢，就說得太過凌厲點，是不是？他應該說，錯的多。但全部無有不錯，他是講得不對了。

不過有些學者，有時是很難講的。他高興起來，講話的時候…。就如我的師父太虛法師，太虛法師本來是很好的。但呂澂先生，呂澂先生呢…。梁財信的曾孫，這個是跌打大家。太虛法師是學問、道德都好的，而呂澂卻說他「野狐禪」。呂澂說太虛法師是「野狐禪」，為何說他「野狐禪」？他說他兼容並包，好的固然取，差的也一起取，如此地說他。他不是說太虛法師不好，他只是說他像垃圾桶，好的放下去，差的也一起載。佛教有很多佛經，最重要一定要這個辦法。佛經不是粒粒都是金，佛經有沙有金，我們讀佛經一定要淘沙取金。以為什麼都是無有不是金的，這便是錯了，是不是？一定要抉擇，選擇。如果你讀《金剛經》抉擇呢？你自己的智力，有沒有智慧自己來抉擇呢？你有固然是很好了，是不是？但萬一你的智慧不是很到家，你便很危險了。所以還是要什麼？依古代聖人不會「撞板」，依世親便不會錯了，錯也錯不出那個樣兒。彌勒那些更加不會錯，彌勒、無著那些更加不會錯了。所以你們以後要記住，解《金剛經》必須依照這個，解答二十七個問題，一定要用這個，不要用其他。

但你知現在在美國第一次出現，是在多倫多國會講的，以前保證沒有人講過用《金剛經》的…，用二十七個…，解答二十七個疑問，保證沒有。香港也沒有，香港都是我開始的，現在加拿大第一次又是這樣。以後如果你要講呢，依照我這個辦法。我相信我講了之後，希望…，我還有一次便講完《金剛經》，希望有一個好的影響。我回到香港之後有兩、三個月，如果大家想繼續學習，抉擇呢，你可以去找王聯章，他有時間來這處講講，他不會怎樣錯的。講佛經很多人錯得厲害的，你聽歪了一點便誤你幾十年。剛才也有一位朋友，由溫哥華來，他認識馮公夏的，一點東西影響便影響到幾十年。例如馮公夏先生，他開始學的時候，學歐洲那個證道學會那些東西。證道學會是印度一個青年婆羅門，Krishnamurti（Helena Blavatsky）創立了證道學會。一個荷蘭的大富翁捐了很多、很大的地方給他，建立了一個什麼？Order of Star，星際的會，Order 的會，在歐洲當時很流行。他說他自己融合了古代婆羅門的東西，兼採用佛教的東西來講，名為證道學會。馮公夏先生開始便入證道學會，他是證道學會香港分會的會長。馮公夏之前，證道學會有那些人？我們中國有一個大名鼎鼎的，孫中山做總統的時候，他是外交部長，他是伍廷芳。伍廷芳就是證道學會人馬了。伍廷芳就最佩報 Krishnamurti 的，馮公夏即是後一輩了。跟著馮公夏一起去學證道學會的東西，還有兩個人在香港，一個是現在的忍慧法師，從前名顏世亮；一個是眼科醫生，眼科博士名程什麼的？

同學：「程伯經。」
老師：「是程伯經，程伯經，都是證道學會的人馬。」

好了，如何影響？一影響三位都被它影響了幾十年。第一個來講，馮公夏，一路影響到今天為止，講來講去都不離證道學會那套東西的。不是說它不好，不是價值問題，總之它，這一套東西是證道學會的東西。他現在幾十年都

擺脫不了，可能五、六十年或六、七十年擺脫不了，把人的身，把眾生…。證道學會最主要的，它認為什麼？眾生是會進化的，低級眾生一路一路肯修養，就會進化成為高級眾生。高級眾生，再高一點就是什麼？涅槃界的眾生；再高一點就是菩提界的眾生；最高便是佛。像是一層一層上塔，證道學會有這樣的一種說法。這種和佛家輪迴是不同的，它這種是上（升）級的，上了是不下的。會進化的，上了去是不會下來的。佛家則不然，是會大起大跌的，會輪迴的。馮公夏先生一路到現在，去年他請我到溫哥華講話的時候，他仍然是拿這一套來講。還有一個，忍慧法師現在出家八十多年了，仍然是背著那套證道學會的包袱都不放的。常常信…，他以前證道學會的那些人，很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Astral Body。那處有一本書《Astral Body》。又名 Miracle Body，每一個都有一個這樣的東西，我的身體不是真的我，裏面有一個很奇特的東西，無形無相很奇特的東西。我現在身體壞了，走了，它便離開我走去另一個罌，猶如一粒珠在這個罌走去另一個罌，如此地輪迴，它有這種思想的。

有兩本書是很有名的，一本是這處也有的那本名為《Astral Body》，在這處可以買到。另外一本名為什麼？《Cakraṃ》你聽過不？英文是《Chakra》，你看過那本書？

同學：「這個字是解作輪。」

老師：「輪，Chakra 便是輪。三輪便是三個 Chakra。」那些人在定中看到的，修定運氣的時候，見到像一個輪，七彩的，每個輪都不一樣。人生大概有三、幾十個輪，這處會有一個輪，胸前這處有一個，心臟有一個輪，橫隔膜有一個輪，肚臍下面有一個輪，膝蓋又有輪，每個輪都不一樣。他那些人入定的時候，見到個輪。他出定的時候，把它畫出來。你可以參考，如果是學靜坐的人，可以參考。那間機構有售，你

知道不？那間摩羅店有售，很平宜的，《Chakra》。我有一個學生，跟葉文意學習的，郭瓊海，你認識這個人不？他便把《Chakra》譯了出來。我說你的文字譯得很生硬，找個老先生或找一個白話文好的，和你修飾一下那些文字吧。那些文字是把外國人的文法直譯過來，他人是讀不到的。他不知已經出版不？我建議他：「你出版吧，自己出版了它吧，是你自己譯的，給人作參考也是好的。」我本《Chakra》在他那裏，在馮文凱處。

忍慧法師他因為信有那個 Miracle Body，所以他現在年長的時候，他驚了，怕什麼？怕輪迴。怕輪迴便猛修中陰救度法。因為這個 Miracle Body，這個 Astral Body 和那個中有身，和那個中陰身很像的，他便猛修中陰身法。我去年見到忍慧法師，他說：「老羅，你都要修了，老了。不然會很危險的，我現在都要修。」

我問他：「你現在修什麼？」

他說：「我現在修兩個，第一個是中陰救度，希望死的時候，能夠自己控制輪迴。」

同學：「這個是否密宗的法？」

老師：「什麼話？」

同學：「中陰救度這個是否密宗的法門？」

老師：「《中陰救度法》，這處好像有一本英文本。《中陰救度法》，有一個西藏人，西藏白教的，這本是很好的。死後的第一日，中陰是如何的；第二日又如何；第三日又如何。不過不是必定是這樣的，大致如此。你有人去台灣便去買一本看看也行，是白教的。」這幾本書是一個不知是英國人或美國人名 Evan，是一個 Doctor 來的，博士來的。

他去西藏跟一個白教喇嘛學，學了之後譯為《六種成就法》，就在英國牛津大學印刷局，在那間 Oxford（University）Press 出版英文本的，現在那本就是把英文本轉譯為中文。有兩本好，一本是《中陰救度法》好。還有一本是什麼名字？《涅槃道大手印》，這本書又好。《涅槃道大手印》，這本是一點神秘色彩也沒有的。忍慧法師到現在接近九十歲了，都還不能夠脫離證道學會的影響。程伯經呢？都是同樣被影響，仍然是受證道學會的影響。你說影響多大呢！所以最重要的是條線不要歪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不可不知。我不過順便講講，我一場如此說了，就希望大家聽完之後，好好地珍重，把這個二十七個解答來到解《金剛經》。

《金剛經》這本經的重要性…。學佛學大乘不外兩大系，一是空宗，一是有宗。空宗即是般若中觀，有宗是瑜伽唯識。講空宗你不要以為…。有些人，現在的人講空宗，「空宗沒有一點墨水。」他滿口說空宗的這一種人，害人不淺。空宗的書很多，浩如煙海。空宗的經，從未有經比空宗那一套經大的。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，一個書櫃都差不多放不下。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，這套書難讀到極。是不是？不是這麼容易的，但是《大般若經》雖然難讀，《大般若經》裏面有一套很精要的，《大般若經》裏面的第九會。裏面的第九個 Volume 便是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就細細的一本書。用二十七個問題來解答有關般若的問題，你能夠把觸得到它這二十七個問題，你看《大般若經》很容易看的。

整本《金剛經》講來講去，就分什麼？「佛說乜乜，即非乜乜，是名乜乜。」三句。講俗話便可謂「講來講去就是三覆被」，「佛說某某，即非某某，是名某某。」整個般若都是這樣的，何解呢？「佛說某某」，這個是提

綱，是不是？譬如「佛說世界」，佛講的世界；「即非世界」，何解？在般若來看是沒有世界的，何來世界？世界在那處？你說「我見到」，你見到的是顏色來的，見到的是 Colour。「我聽到」，聽到的是空氣的波動。「我舔得到」，舔得到的是咸、酸、苦、辣的味道。除了這些零件，零零碎碎的，是什麼？

舉個例給你，一個金山橙，如果你普通人執著真的有一個金山橙，站在般若的立場，應該是如何？「佛說金山橙，即非金山橙，是名金山橙。」是不是？何解？佛所謂金山橙即是什麼？沒有一個實的金山橙。「即非金山橙」，並非實在的金山橙。一個金山橙，是什麼？橙皮黃黃的就是黃色，是不是？嗅到它一陣橙花味便是香。黃色、橙色是什麼？是視覺的境界。嗅到香呢？是嗅覺的境界。二者不同，是兩個不同的範疇，是不是？兩個不同 Category，是不同的。舔到之橙的味呢？酸的，酸是味覺來的。所以整個金山橙拆開來，全部是零件。你說不拆呢？你不拆你怎知金山橙是什麼？拆開來看，金山橙是一堆零件，除了一堆零件之外，根本就沒有金山橙。那些零件稱為緣，稱為條件。佛說的金山橙，即非一個完整的金山橙。如果你說整個的金山橙，就稱為什麼？「一合相」，是不是？我解了不？未解。今天應該給你解說，「一合相」，本來那東西是很多零件做成的，我們偏偏…。由於我們蠢的原故，偏偏覺得有一個整個不變的東西，我們執著它。我們偏偏執著有一個整個金山橙，整個不可分割的金山橙，此謂之「一合相」。明明不是一，是眾緣和合的，我就偏偏說它是一，這便是執著。新譯就譯做「一合執」，鳩摩羅什就譯做「一合相」。如此佛說的世界實在是零件來的，一堆零件。整個世界是科學家都知道的，不過科學家仍然有執而已。他執什麼？是粒粒原子做成的。世界是沒有的，科學家都說世界是沒有的，只有原子是有的。是不是？原子現在也說是假的，都是什麼？電子、質子才是真的，仍然是執那些。再過十年、八年，便不

知已經是什麼子了？佛說世界，即非實在的世界，「是名世界」，這就是世界了；「是名」即這便稱為。這種世界，「是名」什麼？假說的。假說的，眾緣和合假體的世界，「是名世界」。

天台宗就依據此來立空、假、中三觀。「即非世界」就是空觀；「佛說世界」就是假觀；「是名世界」就是中觀，天台宗就是這樣。《金剛經》講來講去都是這樣，「佛說乜乜，即非乜乜，是名乜乜。」即是不外是什麼？第一、「非乜乜」是什麼？無自性，無自性稱作空。記住，佛家所謂空不是空洞的空，佛家所謂空是什麼？沒有它之本質的，沒有它自身之本質的。自性，它自己之本質。沒有本質謂之空，是不是？佛雖然是沒有本質，當條件配合的時候，眾緣和合的時候，就居然有那件東西出現的，此謂之幻有。一方面是空，一方面是幻。空便無實在的；幻就有一個假體，二者綜合來看。如果你只是修空的，便稱作空執；一味執著說它是有幻的，你說它有的，便稱作有執。非空執、非有執，此謂之般若。《金剛經》二十七個問題，答來答去都只是答這些，答這三件東西。你聽得明白嗎？聽得明白嗎？你聽得明白嗎？你明白了。你呢？不是很明白。

同學：「有一點明白。」

老師：「有一點明白，是不是？你多聽幾次便會明白，慢慢便會明白了。是的。你聽得明白嗎？現在多明白了一點。你明白了，很明白。唐先生的弟弟，這個也明白的。可惜他不懂中文。」

同學：「他聽得懂的。」

老師：「他聽得懂，不懂讀佛經。他可以看英文的，他看…。英文現在相當多佛經的了。大概是五十年前，歐洲人對佛經起了一種很狂熱的態度，但這十年、八年便沉了，沒有什麼人研究，少了點，這十年、八年很

少。何解？理由是什麼？他西洋人所用的方法，完全是文獻學考證的方法。考證的方法是一定要有資料才能考證的，而佛經裏面梵文的資料，不時很難找到。」好了，我們說回這裏。我講那麼多是為了什麼？大家就是信《金剛經》，了解《金剛經》你可以進一步看《大般若經》。第二、你想了解《金剛經》，一定要用世親菩薩的二十七疑的這個分法，解答二十七個問題。那二十七個問題我已經寫了給大家，影印了給大家。現在就講什麼？一七三頁（新書二五二頁）。啊，不只。一七四頁（新書二五二頁）是不是？一七四頁最後一行，是解答第二十六疑問的，這個疑問是什麼？

（丁十六），看到嗎？解釋真佛化佛是一、是異的疑問。真佛是指什麼？法身佛，即是自性身。化佛呢？即是假佛，是報身佛，即是受用身和化身，是不是？這個化佛是包括報身、化身兩種的。上文講過真佛是無形無相的；有形有相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那些不過是假佛。又說真佛是不會說法的，說法的都是假佛。真佛是不要那些有漏…，不要那些福聚的，假佛才要那些福聚的，上文是這樣講。如此豈不是很有界線，這些是真佛，那些是假佛，是不是？於是有人便懷疑了。到底真佛和假佛是一個，真佛即是假佛，是不是呢？假佛即是真佛，真佛即是假佛，是一。是不是呢？或是異呢？即是兩種，真佛歸真佛，假佛歸假佛呢？很難答的，你用世間的邏輯來回答是很難答的。佛家就可以用，二者皆非，兩個 Negative 來到非了它。因為真的有很多情況，你說它「即是」又不行的；你說它「不是」又不行的。

例如：水和波，水是本質，波是作用，是不是？本質我們稱為體，作用我們稱為用。水和波，你說是一或是兩樣東西呢？你說是一又是不對，你說水即是波，波常常是一個起然後跟著是一個滅的，然則水是又起又滅嗎？水沒有

滅的嘛。如果水即是波，波有起滅，即是說水有起滅了，是不是？你說水有起滅又是不通的。水是什麼？兩個氫原子、一個氧原子組合而成的水分子。科學家說原子是沒有變，任水是如何沸騰，煲到它沸騰都是 H2O 的，都是兩個氫原子、一個氧原子的嘛。把它凍到結冰都是兩個氫原子、一個氧原子，不變的。但是波是變的。如果你說水即是波，豈不是不變的體質，即是常常變的作用？不通。是不是？所以一體一用不能夠說是「即是」的，尤其是講到真如。這個世界山河大地，日月星辰與及螻蟻、污糟邋遢的東西，無不以真如為本質的、為體的。你說體和用是一或是異呢？即是真如和萬物是一或是異呢？你說它是一，很「棹忌」了，你說它是一；你說它是一。那便不用去證真如了，是不是？何解？廁所裏面的尿都是真如，真如顯現的，飲一口尿便行，便是證真如了，是不是？即一嘛，你說體和用是一嘛，是不是？這便是證真如，不行。你說即是又不行。你說離開呢？兩種東西體和用又不是。離開水有波又是很笑話，我們想像不出的，離開水而有波存在。是不是？

離開那塊做戒指的那些金，而說是有金戒指。你說離開，想像也想像不出來。「異」即是離開，又不行。唯有如何？非一非異，一也不是，異也不是。聽得明白嗎？世界上有兩樣東西是非一非異的。體之與用，非一非異。「體」即是本質；「用」者即是現象、相、作用。又可以說，「體」即是 Substance；「用」即是 Phenomena。一體一用，非一非異。體之與用，非一非異。記住。記住了，你以後看佛經是很便利的了。體之與用，非一非異。第二、因之與果，又是非一非異。你說因即是果，講不通的。是不是？你說因和果是兩樣東西，又不通的。你不用因果，你說小雞和母雞。雞是否下雞蛋？如此雞蛋是否即是雞？你說雞蛋即是雞，那雞蛋便是雞了，那又為何另外找雞呢？拿著一隻蛋便是。是不是？你說不是，雞蛋歸雞蛋，雞歸雞，那為何必須找雞蛋才能孵出小雞？你不好去找一只石頭來孵出小雞。可見是非異又非一。

因之與果，非一、非異。記住兩件東西，非一非異。體與用，因與果，非一非異。此豈非滑溜溜，滑頭？不是，你這些可以說它是辯證法了。一個說是非一，一個說是非異，把非一非異兩者綜合來看，把它兩個綜合來看。好了，說回這處。真佛和化佛其實是非一亦非異，如此已經解說了，是不是？

你看看釋迦佛如何和善現問答了，分兩段，（戊一）、（戊二）。

（戊一）、舉喻明真化非一非異。舉一個譬喻來到說明，真佛和化佛非一非異。然後（戊二）就順便，乘便。「乘便」即順便，西洋人說的 By the way，順便講。順便說明我、法都是…。人們說我、法之見亦非實有。為何我、法之見亦非實有？我是我，但世人偏偏有我見，有我執嘛。法是沒有實的，但世人偏偏有法執。然則我是無、法是無，世人的我執、法執是有了吧。是不是？如果世人沒有我執、法執，佛那用這樣辛苦來破我執、破法執呢？這處便解答了什麼？我執、法執都是假說的。因為眾生有這種「一合相」的執，所以佛便來對付這種執，所以便給眾生指出有些稱為我執，有些稱為法執。如果眾生沒有了這種執呢，連到我執、法執這個名詞也沒有。現在（戊一）、舉喻來到說明真佛與化佛非一非異。又分兩段，（己一）、佛以極微喻告；（己二）、善現以世界喻領。我給你解說這兩個標題。佛如何以極微喻告呢？佛說，譬如把我們三千大千世界…。三千大千世界裏面有很多物質，是不是？把三千大千世界裏面的很多物質全部打碎，成為什麼？成為原子、極微、微粒子，「極微」即是微粒子。把極微成為一個大物，這一團東西。如此，這一團東西即是三千大千世界了。三千大千世界打碎了成為一團東西，如此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變那一團東西，是不是？那一團東西就是總合的東西，但是做成這一團東西，是什麼做成的？應該是什麼做成的？這一團東西的本質是什麼？是那些微粒子，是不是？是那些微粒子嘛，所以離開微粒子便沒有這一團東西，是

不是？沒有了這一團東西，又沒有了微粒子。是不是？微粒子就是這一團東西的微粒子，而這一團東西是由微粒子所做成的。好了，此即什麼？作為譬喻。真法就猶如三千大千世界，以作譬喻；化佛就猶如微粒子。所謂微粒子，就是把三千大千世界打碎了成為微粒子。此即說明什麼？所有化身佛、報身佛都不外是由法身佛顯現的，是不是？沒有法身佛…。即是真如，再用一粒粒微粒子，用以譬喻什麼？化身、報身。化身、報身可以多到極的，化身、報身。你說化身、報身多到極？我們二千多年前，就只得一個釋迦牟尼？不是的，不是這樣解的。大乘固然不是這樣解的，小乘都不是這樣解的，是怎樣？釋迦佛當他剛成佛的時候，他成佛的時候，他是先成報身佛的，先在摩醯首羅天上面，他那個稱為密嚴國土，在那處成佛。示現。先由報身然後起化身，再來人間現釋迦王子。如此，三千大千世界呢？豈不是只有我們這處有釋迦佛，其他地方沒有？不是。我們一個這樣的世界，即是有四大洲的世界，一個這樣的世界稱作一個小世界。一千個我們這樣的小世界，稱作一個小千世界。一千個小千世界，稱作一個中千世界。一千個中千世界就稱作一個大千世界。一個大千世界又有一個名字，稱作三千大千世界。記住，三千並不是三千個大千世界，是一個指數，自己乘三次。一千又乘一千，一千乘一千又乘一千，自乘三次，稱作三次乘方的大千世界。三千大千世界是這樣解的。他說三千大千世界，同時有一個釋迦王子出世。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個呢？有多少個世界呢？每個世界同時有一個釋迦王子出世，每個世界同時有一個釋迦王子出家，同時有一個釋迦佛說法，同時有釋迦佛涅槃。一個法身佛，而在三千大千世界裏面，無數那麼多個化身佛、報身佛。化身佛就是那麼多了，問題就來問到我，報身佛是否也是每（每個世界）一個呢？這問題你就問到我了，這問題我回答不了你，要找很多書才行，我還未開始找。報土就應該是…。

同學：「自受用身就應該是一，他受用身就應該是多。」

老師：「他受用身多。」

同學：「十地菩薩，所見不同。」

老師：「所見不同，只是多而已。但是同一個處所見不同，它現在問題是這樣，『是否三千大千世界都有一個報土在呢？』」

同學：「三千大千世界是同一世界來的，即是等如如果世界上有三千條河流都是只得一個月亮。一個月亮…。」

老師：「三千大千世界就有三千大千那麼多個月亮的，每個世界有一個日，有一個月嘛。」

同學：「是的，但月印萬千這個譬喻就是這樣來的。如果是同一個報身佛，但示現於不同的世界，化身有無量，月影可以無量。」

老師：「是的，可以的。他這個自性身是一，自受用身又是一，但是否他受用土都是跟我們的（三千大千世界）那麼多呢？變化土就是一樣無二，只有那麼多。是否他受用土都有那麼多個呢？就是這處，找不到。找不到講，我們知道我們釋迦牟尼佛的報土，就在摩醯首羅天裏面，中間那處一個名為密嚴國土。在其中釋迦佛那個報身佛坐在那處說法，我們所知就是如此而已。是的，問題是如此，我們便信吧。是否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，一千乘三次方那麼多數據的我們這個世界？是否分為三千乘三次方那麼多個摩醯首羅天？可以的。是否每個摩醯首羅天裏面都有一個報土呢？問題就在這裏，是否都可以現的呢？化土固然不成問題，可以的了。我們認為你剛才的講法照理亦無不可，一個月亮可以無數江河都見到它。即是說理論上，每一個世界裏面，固然都有一個摩醯首羅天。每一個摩醯首羅天裏面都有一個報土，是不是？有一個釋迦的報土，每一個釋迦報土裏面都有一個釋迦的報身佛在此說法。可能是這樣，講得通的。但是從何處來說出這句，（問

題）就在這裏。」

同學：「他是重重無盡的，…。」

老師：「重重無盡是可以。是的，理則如是。」

同學：「理則如是。因為它同一個報土，就算是同一個界的摩醯首羅天。即等於《唯論二十論》講的，鬼和人同是見到一條河，即是人見河而鬼見血。在同一報土裏面，不同品位的菩薩，見到報土的莊嚴也不同，猶如另一個世界…。」

老師：「是的。它這處所講的是，同是我們這個摩醯首羅天裏面的報土，和十地菩薩所見的不同，都是在這個 Group 裏面的。這個娑婆世界，這個角落，這個角裏面。是否那邊又是一樣呢？即是說我們這處，假使有一個龍樹菩薩，他是初地菩薩，他死了之後便生在釋迦佛的摩醯首羅天報土。好了，問題是這樣，第二個世界裏面，算你都有摩醯首羅天，都有報土，是否都有一個龍樹呢？釋迦佛現沒有問題，是否都有一個龍樹在那處呢？是不是？為什麼？因為龍樹是初地菩薩，他辦不到，做不到一齊個個世界都現出一個龍樹的。」

同學：「這裏還有一個問題，究竟時間是否一律呢？未必是一律的。」

老師：「報土的時間便說是跟我們的不同了。」

同學：「首先化土的成住壞空是否一律？未必的。」

老師：「化土的成住壞空依據小乘的說法是同時的三千大千世界；《瑜伽師地論》也說是同時的。即是同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，同。但同一個三千大千世界裏面，同中有不同，是什麼？天上的和人間又不同。天上和人間又不同，即是帝釋那處說一日等於我們百多年那樣。」

同學：「但在這處，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，因為是牽涉到有沒有自由意志的問題。如果不是，便很容易走進了神教裏面。因為如果你認為是無自由意志，眾生是共業去修行的呢，可以叫他壽命延長或其他。即是

說，如果你完完全全規律化，全 Regulate 呢，便變了是定命，完全是定的了。」

老師：「他不是。如果純粹自由意志，那便太空洞了。命定，這個所謂命定是什麼？是我們意志的命定。所謂命定是什麼？是我們業力的命定，共業的命定嘛。「共業」；「業」者意志也；我們自由意志衝擊的結果弄出來的。自由意志，你的意志和他的意志，你的意志是自由，他的意志是自由，他的意志都是自由。但是不無相同。相處，在相處的時候，所做的便是共業。共業不同，便變了是時間同，可以同的了。可以不同，可以同。」

同學：「相似，但沒有絕對相同的。即如你所言，共中不共嘛。」

老師：「有不共。但是…。」

同學：「大致相似。」

老師：「是，大致上相似，沒有絕對相似。」

同學：「所以就你的角度來講，即是說佛是可以同一個，龍樹則不一定是同一個。即是你可以共中不共，那個不一定是龍樹，或可能有一個菩薩來講《中觀》，但是很難講的。你明白嗎？有類似。共業即是有一個聖人來這處講《中觀》，但那個不一定是龍樹，是那個小世界裏面的聖人或那一組世界裏面的聖人，就可以了。佛的願力如此大…。」

老師：「照理應該如此，這個世界的龍樹就不能走到那處變龍樹，因為他沒可能。他三千大千世界同時現身，這些並不是八地以前菩薩的境界，是不是？在八地菩薩以上，還只是可以兩邊走，不能夠同時一齊現。大士，觀音、文殊那些然後可以做得到，這便變了有些不同了。」

同學：「我們看的時候，一切應該是唯業所感，唯心所現。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不同，是不是？如此便一切都是唯自己的業所感，唯心所現？」

老師：「是的。但是這樣，你的心可以現這樣，他的心同樣可以現這樣的。他

的心同樣可以現這樣的，當你三個人一齊出現這樣的時候，你便是三個人走在一個世界。即是三個人三個世界不同，但三個世界不同是可以碰在一起，如電影套色，幾種色一齊套下去。猶如一萬盞燈同時照這個廳，我們就如光是一片，實在其來源是一萬盞燈。這即是說，講來講去這個世界非同亦非異，是不是？講來講去都是非一非異。般若說的答案是最精明的了…。

-完-